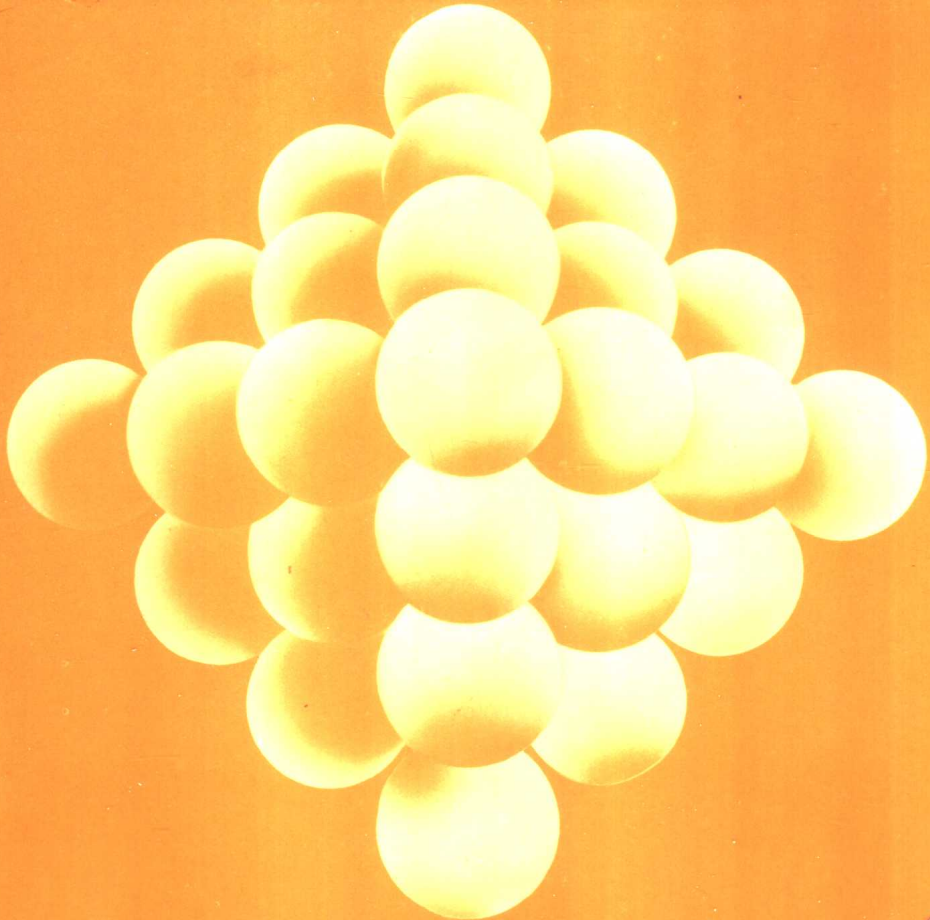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刊叢學文新國中

朱自清選集

張秀亞編選

黎文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4 刊叢學文新國中

集 選 清 自 朱

選編亞秀張

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

朱自清選集

版權
所有

中國新文學叢刊 4

著者：朱自清
編選者：張秀亞

出版者：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印刷者：大勵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臺北市新生南路一段一〇三巷二十五號

總發行所：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十六號

門市部：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號綜合書城

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十九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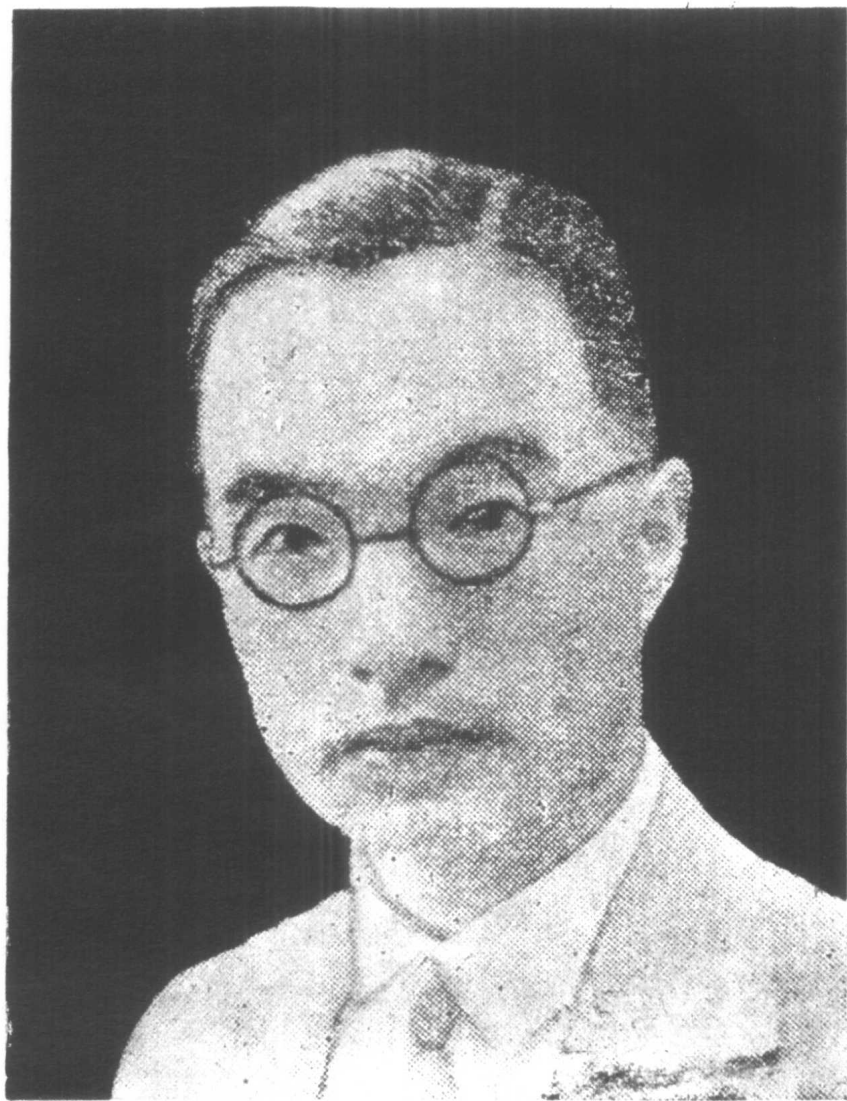
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

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

定價：精裝：一一〇元
平裝：八〇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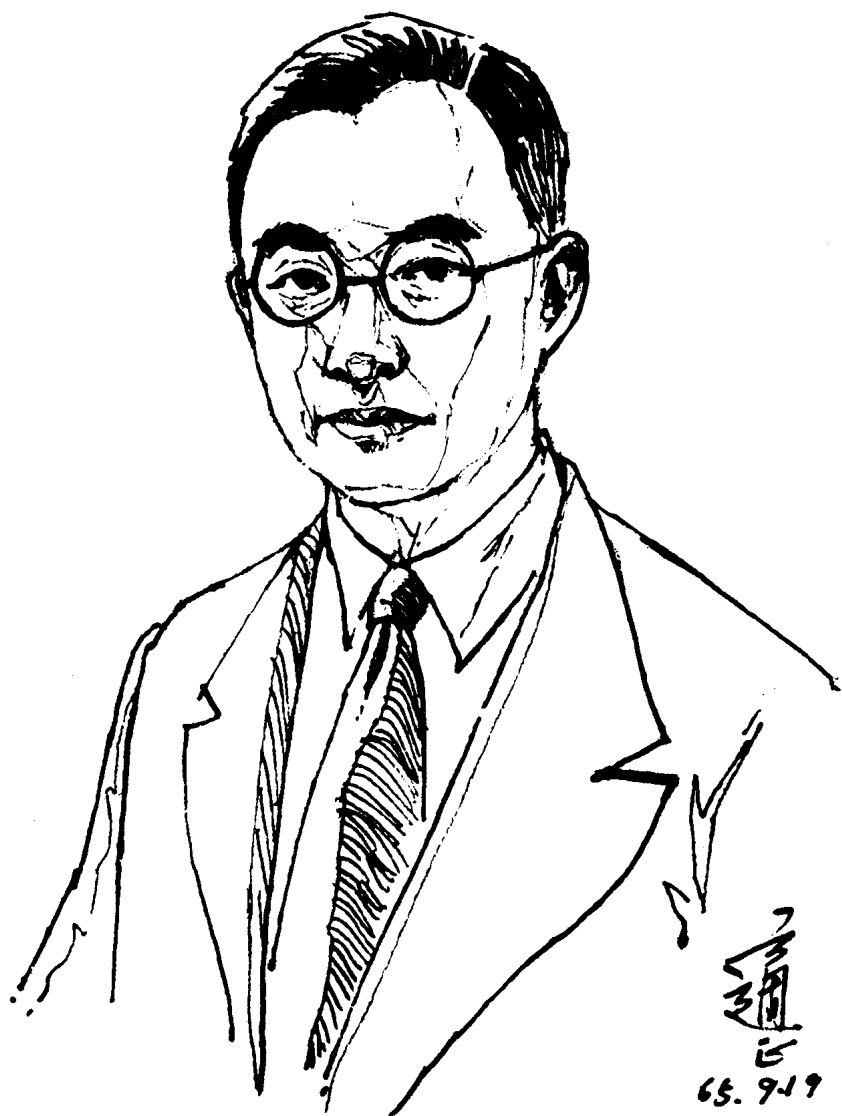
中華民國十六年三月初版
中華民國十七年八月再版
郵政劃撥戶一八〇六一號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

■ 插	■ 內	■ 內	■ 蝴蝶	■ 封	■ 排	■ 裝	■ 版
頁：八〇磅雙面大豐銅版紙	頁：平裝：五〇磅南興米黃色印書紙	封：八〇磅模造紙	頁：一〇〇磅模造紙加印淺灰色	面：一五〇磅銅版紙	版：新五宋15×42字	訂：穿線	本：三十二開
	精裝：五〇磅大康米黃色印書紙						



清自朱的代時輕年

2016/20/12



通
65.919

■	■	■	■	■
校	編	主	作	封
對	輯	編	家	面
任	張	任	田	任
慧	秀	慧	鳳	適
枝	亞	枝	岐	原
				正
				豐

目 錄

素描	作者照片	編輯前記	小傳	第一輯 散文
九	一	八	一	初到清華記
				清華的一日
				荷塘月色
				看花
				元 五 三 九

一封信	阿河	女人	笑的歷史	別	兒女	擇偶記	背影	成都詩	潭柘寺戒壇寺	南京	冬天
九	八	八	九	九	一〇	一〇	一〇	一〇	一〇	一〇	一〇

第二輯 論述	
古詩十九首釋	一〇三
王安石明妃曲	一〇七
詩文評的發展	一五一
論「以文爲詩」	一五五
第三輯 序跋	
背影序	一七五
憶跋	一八一
燕知草序	一八五
山野掇拾	一九九
第四輯 詩	
靜	一九七

• 集選清自來 •

作品書目	香	細雨	北河沿底夜	小草	紀遊
	三三	三二	二〇九	二〇七	一九

選輯前記

張秀亞

最近應黎明文化公司編輯部諸文友的囑邀，得有機會編選這部朱自清的散文集，藉此又對朱氏及其同時代的幾位作家的作品，仔細閱讀一遍，心靈宛如在文藝清溪的上遊又浸潤了一次，那紺碧與沁涼，至今猶在心頭。

多少年代以來，散文即可說是我國文壇上的主疏，而五四以後至三十年代，散文的發展儼然又形成了兩種趨勢，朱自清與徐志摩同樣是手執「詩」、「文」兩枝彩筆，而他們兩人所代表的或正可以說是這兩種趨勢。幾年以前，在一篇講詞中我即曾約略的如是提到過：

「一篇純文藝性的散文的特徵是：在不太長的篇幅內，涵容着無限遼闊的天地，誘使許多人探索追尋，流連嘆賞。一部古文觀止，一部古文辭類纂，其中包括的是諸子百家以迄明清諸大家

散文的菁華。十八、九世紀在歐美的文壇上，散文也堪稱是獨步一時，名家輩出，可說是散文的黃金時代。

「說來也真是一宗巧合，那階段中歐美的散文，和我國的古典散文，有着極其相似之點，那就是：皆以平實的文字言事、狀物、寫景、抒情，其特點是明白、清楚、暢曉易解，如藹笛森 Addison，斯蒂爾 Steel 以及蘭姆 Lamb 諸人的作品，莫不如是。」

「而到了目前，西洋各國散文的發展，則有一共同的趨勢，那就是在字句之間，有着更多的朦朧與晦澀處，讀者憑其豐富的想像與深刻的思維，才能與作者的心靈相交通，篇章中偶有說明，但更多的卻是暗示，為讀者留有「餘地」供他們去思猜玩味。代表此一傾向的是西班牙的阿佐琳 Azorin 同英國的吳爾芙夫人 V. Woolf。」

「至於我國現代的散文，更遠一點的不講，只說那個寫了『背影』與『荷塘月色』的朱自清，他的文章以字句的凝鍊，內蘊的深厚至今仍為許多中年及青年的讀者所嘆賞。朱自清的抒情、寫景的文章若拿來與稍後的徐志摩來比，顯然是絕不屬於同一個類型：

「徐志摩文章的特點，是揉合了中國古典作品中的詞藻與西洋的語彙，而創造了一種由內至外充滿了新鮮氣息的散文，磅礴、瑰麗，其中奔騰着活潑、激濺的生命力，閃爍着靈魂的輝光，但由於他過份使用色彩及聲音在文章中製造效果，而略顯做作。」

試將朱與徐的文章作一比較，我們可以看出朱的文字較為純樸、真實，而文采則輸徐一籌。就文字的型態來講，我們可以說，朱是屬於靜態的美，而徐則屬於動態的美；就色調上言，一個是淡若秋水，一個是燦若朝霞。設若試拿他們二人爲人傳誦的代表作——朱的「背影」與徐的「我所知道的康橋」來比較分析，此種特點尤爲鮮明。

談到朱、徐二人在寫作上相互的影響，也是非常微妙的，二人在文壇上閃光耀彩，年代的差距無多，唯徐歿世較早，我們只看到朱曾著文論及徐的作品，而未曾見徐有論及朱的文字。朱在其「理想的白話文」中，曾談到文句的上口不上口的問題，曾有下面這樣的幾行，對徐微露譏彈之意：

「……一些字眼與語調，凡是不上口的，說話中沒有這樣說法的（這裏並不是指杜撰的字眼與不合文法的語句而言），那便是文言成分，不宜入純粹的白話文，譬如約朋友去散步，決不會說：『我們一同去閑步一回』。走到一處地方，頭上是新鮮的清蔭，腳下是可愛的草地，也絕不會說：『這裏頭上有清蔭，腳下有美草』。可見『閑步』、『清蔭』、『美草』是不上口的，又如『你祇能循着那錦帶似的林木，想像那一流清淺』一語，在口頭說起來，大概是『你祇能沿着那錦帶似的林木，想像那清淺的河流』，可見『想像那一流清淺』是不上口的。」——在這一段話中，朱雖未曾明說，但慧眼的讀者自會看出，他所引用來批評的文句，是出於徐志摩的筆下，

文人向來往往是各以所長，相輕所短，自古已然，於今爲烈。當今的文壇上，也常可見到這樣的例子。

我們仔細對朱、徐二人的作品加以研讀，見出他二人在文字上的關係不僅是微妙，並且頗有趣味。儘管朱對徐的文句曾加微諷，但他卻又另有專文指示閱讀徐文的方法，如朱所寫的「讀『我所知道的康橋』」即是一例。且如仔細對朱的作品吟味涵詠，不難發現出頗有受徐的影響之處。在早期的作品中，我們見出朱在寫作上所走的，分明是我國往昔散文家所循的傳統的路子，有柳宗元的秀美，歸有光的樸茂，以似癰而實腴的文字，表現出清新高遠的境界。而他後期的作品——尤其是他遊歐歸來之後，文字與前期的顯然有點不同：調子已比較輕快，語句已比較活潑，但談到意態之悠閑，意趣之濃郁，則有點不如早期的作品了。

如朱在後期的散文「三家書店」中曾有句：

「倫敦賣舊書的舖子，集中在切列林克拉斯路，那是熱鬧地方，頂容易找。路不寬，也不長。只這麼彎彎曲曲的一段兒；兩旁不短的是書，玻璃窗裏整齊排着的，門口攤兒亂烘烘擺着的，都有。」

又如「文人宅」中：

「濟慈宅，在市北漢姆斯臺德區，他生卒雖然都不在這屋子裏，可是在這兒住，在這兒戀

愛，在這兒受人攻擊，在這兒寫下不朽的詩歌。……」

又如在同一文中，寫到英國小說家狄更斯舊宅中的一段：

「屋子裏最熱鬧的是畫，畫着他小說中的人物，牆上大大小小，突梯滑稽，滿是的，所以，一屋子春氣，……一張畫桌，現時罩着紫色天鵝絨，蠻伶俐的。此外有他自這屋子寄出的兩封信，算回了老家。」

以上所引的幾段，顯然的與他早期作品不同，這幾段在節奏上，顯得語繁氣促，且有點歐化意味，那快板的急箔繁弦式的旋律，誰能否認不是像極了徐志摩？在這幾篇文章中，已找不出朱自清的「憶的跋」一文的飄忽，「綠」的自在容與，「荷塘月色」中的委婉紆迴。

朱自清的文章中所表現的思想核心，借用他自己的話來說，是思想近乎圓通，但……本意只是中和。他的文風，——尤其是早期的，是那樣的細膩悠忽，真如「春日輕風，在羣樹間微語一般」。他曾說過，他所愛的是「翠竹叢裏一萬個金點子，以及枕頭邊一對小黃橘子」，他的文章，亦彷彿如之，他文章的可愛處，在於美好得如一塊璞玉，濃郁的人情味形成了它的溫潤，而他在藝術上那番「細琢細磨的功夫」，更形成了它的晶瑩。

朱自清的詩，也自有其特點，在雅澹的色調中，流露出一股與衆不同的情致，如「小草」中有句：

可愛的小草，我們的朋友。

春帶了你來麼，

你帶了她來呢？

又如「紀遊」：

紫竹林門前一株白果樹，

小門旁又是一株——

怕生客麼，卻又縮入牆裏去了。

院裏一方紫竹

迎風顫着。

這些句子皆極清新，同時，更令人聯想到濟慈的話：「好像葉子生長一般自然。」

朱自清的文集，坊間流行的有好多種版本，內容大同小異，但都說不上「完全」，我在接受了黎明文化公司出版部諸君子的囑命後，即將坊間可以購得的朱自清文集盡量買到手，同時，更設法託朋友在學校及公私立圖書館，將民國三十七年前載有朱自清的文字的校刊、期刊、雜誌廣事搜羅，於這些刊物中發現了好多篇詩文，是目前流行市面的朱自清文集收錄進去的，在這些詩文中又加以咀味涵詠，更下了一番選擇淘汰的功夫，凡是選入本集中的，都是具備下面條件之一